

# 杨梅山下

姚雅丽



走进杨梅山麓的村庄，是冬日黄昏。夕阳的柔波轻轻地抚摸着安静的乡村。虽是隆冬，仍有一股暖意随着波光荡漾开来。绿荫簇拥的乡间水泥道上，空无一人。也许刚刚有农人荷锄而去，有放学的孩子洒下一路欢歌，有下班的姑娘小伙子青春飞扬秀发飘逸。所以小路并不寂寞，它的记忆里有声有色，它的期待里有花有果。

那么安静，村庄仿佛打了个盹儿。你走近它，无意惊醒它，它也不声不响地把你带进梦境中。那么洁净，村庄仿佛洗过了。天空纤尘不染，无尘土飞扬，无车马喧嚣，吮吸一口芳香纯净的空气，你便醉了，醉在青山绿水间，醉在静美如诗的画卷里。

村庄大道是一条条绿色长廊，道路两旁修长挺直的印度榕绿荫如盖，带着异域的神秘光晕，带着生生不息的热望。也许它也曾有初来乍到的生疏与不适，但十年光阴，它们伴着乡村一起成长，扎根沃土，枝繁叶茂。它们伴着乡村的日子缓缓走来，密密匝匝的叶子有一股汹涌的生命活力在跳动。它们头挨着头，颈贴着颈，在欢笑，在叽叽喳喳说个不休。

小戏台就在路边，连着翠色欲流的田园，连着庄严幽深的庙宇，连着一片古老的民居。乡村里的庆典、祭祀历来很多。仿佛一年到头都没有停歇过。大红的拱门总是装饰着村口，五彩的小旗帜与印度榕交相辉映，益发显得树绿、旗艳。村庄的劳作、生息与娱乐、祭祀总是密不可分。台戏上的公子王孙、凡夫走卒，演绎着家国春秋，人世悲欢。南音柔媚，高甲铿锵，唱皱了一池春水，唱绿了万顷良田，唱红了万家灯火。戏台下的村民们，其乐融融，沉醉于闽南古韵中，话着家常，评论千秋功过，戏说盛世传奇。一台戏，唱给神明听，唱给山水听，唱给田野庄稼听……

田野里，刚打下来的稻谷晾晒在道边上，勤劳的农家女子弯腰拂扫稻草的剪影带着优美的律动，像在弹奏一曲甜蜜的欢歌。稻草扎成一个个小丘，或整齐地站在田里，或安静地立于道旁。稻茬边又冒出了纤细的新苗，那一个个稻茬是一种非常诗意的存在。它们那么娴静，那么柔美，和夕阳的余晖糅合形成一种绝妙的舞台效果。好像在等待什么，又如在聆听大地的喃喃低语。它们

曾经孕育过丰收的希望，你依然可以在它逝去的光华里闻到稻花香。

香蕉树在村庄里随处可见，它以一种随意的姿态渲染着浓郁的闽南乡村味道。或在房前宅后若隐若现，或在田间渠边高低掩映，或在岸边道旁依红倚翠。宽大的叶片油光闪亮，像舞动的绿绸缎，透过它那俊逸秀美的身影，翡翠般的小水塘便影绰绰地浮现在你的视野里，池塘边上的绿草嫩得可以拧出汁水来。红砖白石的民居也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地在几十米开外的绿荫中掠过一抹亮色，乡村生活顿时燃起火样的激情，日子在柴米油盐中那么有滋有味。哪一天春水绿了，要下地开耕播种；哪一天硕果满枝，得开仓秋收；哪一天佛祖诞辰，哪一天祖宗祭祀，哪一天谁家小儿百日，哪一天谁家嫁女娶妻，乡亲们都得忙乎，一家喜事百家同庆。乡村生活总是这样忙碌而充实。就在一拍接一拍的红白喜事中，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牵连，就像一张散开的网，编织了浓浓的人情味，温暖了物质世界里日渐冰冷的人心。

乡村的建筑是一串诗意的符号。红砖翘脊的闽南古民居最是雍容大度，岁月给它涂上沧桑的底色，也为它写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。生了锈的门锁，长了草的石埕，布满青苔的天井，古木曾像一位沉默寡言的长者。有它在，日子便透出一股安稳踏实的味道。和它相比，用花岗岩垒筑起来的房子显得五大三粗，却自有一股朴实淳厚的味道，就像一位中年汉子，把一个家结结实实地顶起来。新建的小洋楼鲜亮耀眼，像青

春妙龄、粉雕玉琢的大姑娘，即使掩藏于绿树丛中也招人眼球。无论房前宅后，都栽花种树，喂鸡养鸭。土地的芳香，生活的气息就这么扑面而来。

晋江的支流东溪静静地穿过村庄。横跨江上的鼓山大桥也秉承了鼎城人的朴实无华。桥两侧的护栏不事雕琢，一味地灰色调。村民们三三两两地在桥面两侧的人行道上散步。桥下的东溪水依然清澈舒缓，它从村庄的腹部穿过。宛如村庄跳动的脉搏，流淌的血液。过往的车辆也放慢了速度，唯恐惊扰了桥下的溪流，击碎清溪的梦想。

水千载悠悠流过，泛着绿波，踩着不变的节拍。偶尔有捕鱼的小舟悠闲地在江面上荡过，刚捕捞上来的鱼儿活蹦乱跳的，最是鲜美。纯朴的村民是不会计较斤两的，买家随口说个价钱，卖家也胡乱地点头应允。驱车而过的旅者，远道而来的客人第一次目睹这江上捕鱼的景象，兴奋得两眼放光，他们的心也像这鱼儿一样兴奋地跳动着……

如果说晋江水是温柔的母亲夜夜深情的呢喃，杨梅山则是伟岸的父亲张开宽阔浑厚的臂膀，把它的儿女揽入怀中。我们的车子沿着新修的盘山公路往上涨，空气洁净，草木沁芳，你不由得张开双臂，想把这满山的绿，满山的香融入肺腑中。沿途一大片的芒草在蜿蜒向上的山道旁轻歌曼舞，柔软洁白的手臂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，仙境般的飘忽迷蒙。而不时闯入视线的臭菊花、土柿子、野柚子则不露声色地传递着乡野气息。总有在山道上散步健身的人们微笑着向你点点头，或善意地与你打个招呼，你很快就融入这片山，这片水，这片田野村庄里……

这样的冬日，阳光如水。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放下身心的重负，离开城市的嘈杂，在杨梅山下的村庄里慢慢转悠是最惬意。冬天的村庄如此闲适。村道旁，白发苍苍的老人乐呵呵地和你打个招呼，瘦瘦的老狗摇头摆尾地跟在主人后面，花母鸡“咯咯咯”地卖弄着破嗓门，你会瞬间跌进陶渊明“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恬淡意境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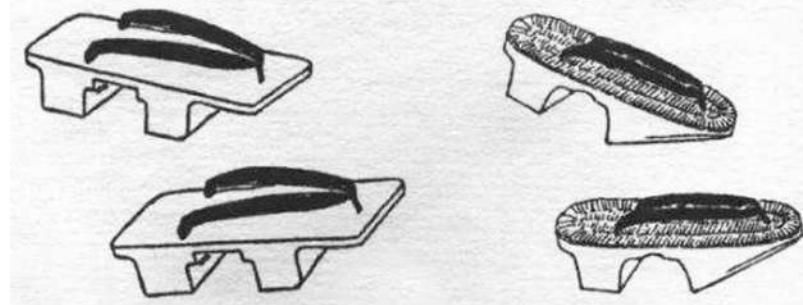
当然，你也可以选一个春日融融的午后，流连于村庄田野间。看鸭试春水，桃欢李笑，在碧波荡漾中吮吸稻花香；你可以沿着绿荫如盖的水泥大道一路走来，欣赏印度榕的婀娜身姿；你可以走进古大厝，与村民泡一壶老茶，叨嗑一段陈年旧事；你可以走进气派的洋楼、居民区，吸纳新农村的清新气息。

你还可以选一个红叶飘飘的秋日来到村庄里。你可以走进果林场，采摘一串甜滋滋的龙眼，或扛几个大大的柚子带回去与亲友分享；你可以到灯光球场欣赏一场精彩的比赛；你可以到小学校里重温琅琅书声，或到幼儿园体验幼时的欢乐游戏；你可以到庙宇宗祠里，以朝圣者的姿势，接受一番洗礼。如果你运气好的话，还可能赶上一场高甲大戏呢！

青山、绿水、良田，温润恬静的生活。我走过村庄，走进一幅诗意的长卷……

# 远去的木屐声

洪天平



端钉上带子，就能穿了。鞋带一般用废旧车胎做成或是拿棕丝编就，简单而实用。木屐的特点是热天不怕捂、雨天不怕水，而且男女通用经济实惠。

那时候的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平坦，晴天坑坑洼洼，雨天一地泥泞，最好的路当属用大小不匀的溪石铺成的。农居、乡野、庄稼地，沟渠、石栏、篱笆墙，乡人们就是脚拖木屐生活在

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

说来有趣，闭塞的年代什么都好玩，每当有消息说哪天晚上放电影，半大不大的孩子最是乐开了花。他们奔走相告，像过年似的甜蜜。无论多远，哪怕有好几里路也不在话下。来回的路上，他们唱着童谣伴着脚下“哒哒”的木屐声，在夜幕下欢快小跑。

现在，我还能记得当时穿木屐的

要领：鞋带要钉得松紧适度，五个脚趾并力向下紧扣，脚板向前兼向上用力。冬天里没有鞋袜，我只能穿木屐挑水搬柴做家务。而且更绝的是，那时候我和伙伴们都能穿着木屐在凹凸不平的石卵小道上奔跑自如，甚至可以跳跃沟坎。岁月磨就和生活所迫的事，现在想来实在不可理喻。

往事钩沉，也不知到底磨薄磨穿了多少双木屐，在我的脑海深处，那终归是一段永恒的记忆。木屐敲地时“哒哒”的声响清脆悦耳，优美的节奏犹如现在的人们在舞池里跳踢踏舞，叫人不忍忘怀。

只可惜，现代的文明生活，却非要割舍一些传统的“乡巴文明”，使之变成古老的传说。即使艰苦岁月里烙下的印迹，也应该是历史的传承，我只能说，再见了，那渐渐远去的木屐声——

“哒哒”……“哒哒”……

# 父亲二三事

许晓棠

父亲，年轻时极俊，也极严肃。儿子有次偶然看到他外公年轻时的照片，说：“年轻的外公真是帅到没朋友，放到现在可以秒掉一大群小鲜肉，但给人的感觉像冬天，高冷，高冷哈！”我刚回到家工作时，每次回到村子总会有人对我说起：“你老爸年轻时真俊（好看）。”

我的记忆里，年轻时的父亲极慧极勤。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，在家中排行第六，前面还有四个姐姐一个哥哥，后面还有两个弟弟，因此在家中并不受宠。小学和中学都是上一年学，回田里干一年活，磕磕绊绊念到中学毕业。其实，父亲也算是幸运的，中学毕业后做了四年民工，偶然的机会去读了当时的西安报校（现在为西安邮校）。后来便进入邮电局工作。父亲先后做过电报员、乡邮员、机线员、程控机员、技术员。我那时住在邮电大院里，记得刚上程控电话时我也就八九岁模样，父亲已四十多了，与他同辈的很多

人都因为不懂新技术去做了别的工作，父亲却去做了信机员。父亲少言却有股子倔劲，有一年的日子父亲只要有空就看那本又厚又大的有关程控电路的书。就凭着这股子劲，父亲弄清楚了极复杂的程控电路图，并成为最优秀的信机员。

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发展，不仅是单位装的电话多了，许多人家也开始装上了电话。但一部百来块的电话机相对每个月七八十块的工资，还是贵的。那时电话机坏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选择送修，父亲便又自学起了电话机维修。父亲学东西认真刻苦，做活也细致讲究，很快他便成了当时小县城最有名的电话维修技术员，并多次作为邮电练功大赛的评委。

父亲生活极简朴，一生与烟、酒、茶无缘，不会下棋也不会打牌亦不善与人交流。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做木匠的赵叔叔，一个修钟

表的钟叔叔。认识赵叔大约是因为两家住得近，且赵叔做的家具在小城也是鼎鼎有名的，那时家里也常请赵叔打些家具托人带回老家给叔伯们。父亲自己日子过得清寒拮据，却总不忘兄弟之情，听说闽西有山产木材，闽南靠海想要点木材做家具难，侄子们渐长大用得上。父亲一分一分地从牙缝里挤出钱托人买了木材，那时木材运输困难，便打成了家具。赵叔来我家打家具，父亲若是有空便会与赵叔闲聊。他们闲聊的内容大多与家具的打造和外观有关。后来，家里渐渐就多了墨斗、锯子、凿子等，父亲用打家具的边角料自己做了个简易书桌，还有几张小椅子。钟叔是怎么和父亲认识的我不太清楚，只知道那时钟叔常来家吃饭。

父亲的节俭，体现在家中的方方面面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里除了我和小弟尚在上学，姐姐们都已出来工作了，家中的经济也相对宽裕了许多。可是那时

# 一碗番薯米饭

李贤斌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夏的一天，日头已过晌午，外婆推开家门，走到门楼外晾晒衣服。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。

从洋埕方向蹒跚地走来一个小伙子，他肩上扛着一捆又长又重的毛竹，看样子约二百斤。他迈着疲惫的脚步，吃力地向前挪动着。

“阿奶，有水没？舀一瓢吃。”小伙子说话的声音有点低沉。

“有嘞，你稍等，我给汝舀去。”外婆说罢，转身回屋，用水瓢舀来一瓢水，递给他。

小伙子顶好毛竹，嘴里喘着粗气，双手接过水瓢，“咕噜”“咕噜”地猛喝了起來。

显然，他看起来是渴极了。

喝完一瓢水，外婆看到他的额头上直冒豆粒般大的汗珠，脸色苍白，似乎还打了个踉跄。

“汝……吃过饭了吗？”外婆试探性地问。

“没……还……没有……”小伙子有气无力地回答，然后软绵绵地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“许是饿坏了！”外婆在心里嘀咕着，她嘱咐小伙子坐着歇一口气，然后转身去给他热饭。

那年头，我家一年到头都吃番薯米饭，只有农忙季节，父亲的碗里才会单独留半碗白米饭。家里实在拿不出什么吃的，外婆就煮了一碗番薯米饭，又从饭甑里舀了一点白米饭添上，烧了一碗揉菜汤，把小伙子唤到厝里吃。

一碗番薯米饭下肚，小伙子这才渐渐缓过劲来。

小伙子是邻村修竹人，家里起厝，到粗坑村砍伐毛竹，天擦亮就出发，砍了两捆，轮流扛回家。从竹林里扛到粗坑村口路边时，已是晌午时分，一大早吃的番薯米饭，早就消化得荡然无存，此时已是饥肠辘辘。他原以为能赶在中午把两捆毛竹扛到家，因此清晨出门时没有带午饭。

粗坑离我村有五华里路，我村距修竹五华里。十里山路全是山岭，不管是粗坑岭还是修竹岭，都又长又陡，劳作的乡民谈岭色变，苦不堪言。晌午时分，小伙子扛着毛竹爬上粗坑岭，又饥又渴，简直要丢掉他半条命。

外婆的一瓢水、一碗番薯米饭、一碗揉菜汤，帮他捡回了半条命。

小伙子名叫李马记。他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后，肩扛毛竹，继续前行。

一晃十多年过去。一九九〇年，外婆因病去世，享年七十三。小伙子一家曾以亲戚之礼前来吊唁，回报外婆当年的一饭之恩。

这一年，我读初三。对丧事中的这位“亲戚”没有任何印象。我后来几次在修竹村遇见他。彼时，他已人到中年，个子极矮，一米六顶天了，据说是年轻时起厝扛木头太辛苦压坏了身子。他，以及他的老婆，对我客客气气的，每每在路上遇到，大老远就热情地招呼，还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。饭倒没去吃，但茶倒是喝过几回。

我刚开始以为是对老师的尊重，后来问了母亲，母亲讲了这个真实的故事，我才恍然大悟。

至今，一些亲戚都还记得这事，每每称赞他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时，又回忆了一番外婆的心地善良。

# 插在历史深处的一柄剑戟（外二首）

郑智得

岩石垫高一个人的想象  
像山峰矗立那儿，连带它反复发出的叩问  
一团泥土经历了什么  
一把刻刀又记住了什么，才能  
轻易拿起，又放下

当时光凝注  
在内心酝酿团团圆的回声  
象牙白通透的世界由此开启  
瞻仰过往烟云

义勇和忠仁，不二的勇士  
身披铠甲，拳拳入心  
它们是插在历史深处的一柄剑戟，顶天立地  
而青龙偃月刀，撑起遥远的天空

## 安详，是一种照拂

义字头巾依旧罩着这个时代  
被象牙白所替代的  
从他目光里，感受安详  
如历史深处缓缓流动的两口古井  
如从天空飘过的轻云  
安详，是一将长髯。从飘扬的衣袂里  
走出脱俗的胎质  
安详，是一种照拂。从现世的渺小里  
涌出伟岸的光芒

站在岩石上，他成为  
凝练的泥土，升华的焰火，翻腾的浪花  
和父亲一样的安详

## 永恒的雕像

方正之中，忠义千秋宛如一种言传  
体现得恰如其分  
一把刻刀，简简单单  
把一个人一生的波澜壮阔  
雕琢得细腻，栩栩如生

历史就在侧耳聆听  
听伟大生命跳动的脉搏  
听火与土的搏击，扣之如弦

在现代技法中，身躯与头颅大开大合  
纵横驰骋的三国  
只是用了戴云山下的一团泥  
镌刻出永恒的雕像